

麻将人生  
(《喜福会》——谭恩美)

玛格达列娜·科斯托娃-帕纳约托娃教授

保加利亚西南大学“内奥菲特·里尔斯基”

*Магдалена КОСТОВА-ПАНАЙОТОВА*

Югозападен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Неофит Рилски“, България

E-mail: [panayotova@swu.bg](mailto:panayotova@swu.bg)

WHEN FATE PLAYS MAHJONG  
(AMY TAN 'THE JOY LUCK CLUB')  
*Magdalena KOSTOVA-PANAYOTOVA*

South-West University "Neofit Rilski", Bulgaria

E-mail: [panayotova@swu.bg](mailto:panayotova@swu.bg)

**ABSTRACT:** The article considers the way of 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day as associated with crossing borders, rejecting binary oppositions, striving for openness, expanding and breaking the canon. Amy Tan, a Chinese descent writer, is one of the new American literature writers whose novels convey the consequences of inclusion in the literary canon and the complex cultural hybridity of the diocious author, who is not "white," is and is a woman. The game of mahjong (the meanings of which are *sparrows* or *a flock of sparrows*) is not only their way of having fun but also their way to challenge destiny, to reshuffle and rearrange the "tiles," or the "hand" life has given them in a patriarchal preordered world; to connect the similar signs and to change what was written just as the game itself changes according to their moves. Although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 the four „sparrows” are strong enough and smart enough to stand tall against misery and create a new life both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daughters. Precisely why the hope for passing the baton to the next generation, the care, and the joy are at the core of the novel's main messages. This hope is realized through the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which occupies a central place in the story, pushing away all other relationships (mothers-sons, fathers-daughters, and husband-wife), and the emotional center of the described world: eight separate yet interconnected lives. This novel is a parable about how mothers, through their memory, history, imagination, remain inside their daughters, how human experience, pain, and hope are transmitted, and in this way, the parable has universal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East-West, Chinese literature, American literature, cross-cultural writers

谭恩美，新美国文学华裔作家之一，其作品多刻画移民作家所面临的文化身份杂糅问题，并使非“白人”女性的新声在文学经典中得以展现。由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主编的文学批评集对此进行了全面分析（Bloom, 2009）。

三十多年来，谭恩美的处女作《喜福会》一直备受全球读者的青睐，并引发了不同层面的讨论：一、女权主义——作者运用跨时代与跨文化的叙述方式来展现“女性的悲惨与抗争，父权社会的残酷与伪善”（Yi, 2003）；二、多元文化；三、对布鲁姆笔下的西方经典或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的“文化杂糅”及“第三空间”理论的挑战（Borhan Anushiravani, 2016）；四、对以传统信仰为基础的民族身份的保留（Hamilton, 2009, p. 63）；五、代际冲突——美国作家夏伟（Orville Schell）提出了“代际冲突”的观点，在他看来，冲突主要反映在女儿们的“心理不适”之中，这种“不适”源于老一辈要求她们保留父权社会的传统习俗，而这些年轻人渴望独立的现代生活，企图摆脱中国式父母的束缚。（Shell, 2018）。

布鲁姆在简短的序言中写道，作家谭恩美是少数族裔的典型代表（Bloom, 1997, p. 83），她写就的书具有普遍性。然而部分批评家认为，这部小说试图通过强调文化差异来迎合出版商的喜好，并以此作为一种营销策略。蔡永淑（Yongsuk Che）则指出，以异国差异为主题的作品为少数族裔作家开辟了一条将文化差异商业化的特殊通道（Chae, 2007, p. 33）。如果该理论适用于1993年由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那么小说本身则传达出比商业化更丰富也更深刻的含义。《喜福会》不是一部主题轻松的小说，其原因在于：首先，无论是写作初衷还是作品本身都带着“戛然而止”的意味，并且流露出深切的哀伤（源于谭恩美的真实经历，她的父亲和哥哥都因中风突然去世，母亲也在她第一本小说出版期间去世）；其次，小说描写的是人们忌讳谈论的内容，本书不仅突显了文化差异，还反映了生活在“第三空间”中的人们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危机。（Tan, 1999, Youtube）。

此外，小说展现了几位美籍华裔处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信仰和文化环境下的生活。这群人有时会遭遇种族歧视，这导致她们无法自如地表达自己的信仰。而她们的生活正如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所描绘的那样：“华人在美国被屈尊对待、被欢迎、被处私刑、被鄙视、被排斥、被爱戴也受到钦佩，但却极少被理解或接受。”（Moyers, 2003）从这一层面来看，谭恩美等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缓解华人遭受的排外压力，同时改善华人被污名化的现状，并构建一种新型的美籍华裔身份认同。而本书的创作意图之一正是在世界范围内传递“平等”的观念。

小说给人的初印象是中美两种文化间的对话，以及其他矛盾的对立冲突，例如年轻一辈与老一辈、个体与群体、自由与专制、传统与现代、沉默与发声等。然而，随着情节的推进，这些矛盾对立逐渐缓和。故事中充满了可怖的秘密、幻象，人们相信每个女孩的命运均已注定，不会出现任何偶然性。这些形象超越了时间与空间，存在于自己的维度中，但这既是，又不是母亲和女儿们生活的世界。过去那些虚幻的故事是关于重新思考历史和文化边界的一种隐喻，身份认同的割裂与归属由此得以实现。尽管作者否认小说具有自传性质，但事实显然并非如作者所述。或许可以引用德米特里·利哈乔夫（Dmitry Likhachov）对于伊凡·蒲宁（Ivan Bunin）的《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的评价：这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式的自传，而非外在事实。

《喜福会》共讲述了十六个精彩的小故事，这看似有些琐碎，并且违反了“叙事范式”（Jameson, 1981, p.151），因为故事中存在不同的叙述者，并且分别以四个中国母亲和四个美籍华裔女儿的视角采取了不同的叙事方式。全书还以母亲和女儿的故事分为了两个部分，唯一不符合母女对称性叙事方式的是吴宿愿的故事，她在故事开始前便已去世，而她的一生主要透过女儿吴菁妹来展现。

书中所有故事的统一脉络都体现在了书名“喜福会”之中，这是由四位远走他乡的华裔女性在四十年代末于旧金山创立的俱乐部。喜福会是她们相互联结的纽带。她们不仅切磋麻将，但更多的是传递自己的信念，即虽然大家都有不如意的过去，但生活一定会很快迎来幸福和好运。她们还谈论孩子们的未来，相信她们的生活能够蒸蒸日上。旧金山的喜福会源于菁妹的母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于重庆<sup>1</sup>创办的麻将聚会。她的母亲虽然是个年轻寡妇，但却拥有顽

<sup>1</sup> 译者注：经查证，原作中为桂林。

强的意志和坚韧的性格，她决定为自己迄今为止所遭遇的不幸划上句号，在恐惧与磨难中寻找喜悦和生活的意义：“是整天哭丧着脸，挂着这样一幅正确的表情等死，还是想方设法使自己更开心，究竟哪个更糟？……所以我们还是决定要举办聚会，并且假想着每周都是新一年的开始。每周我们都会设法忘记过去遭受的厄运。我们吃吃喝喝，开怀大笑；我们搓搓麻将，有输有赢；我们讲最精彩的故事……每周我们都希望自己是有点福气的。”<sup>2</sup> (Tan, 1989, p. 25).

这四位女性接受了自己的新生活，借着友谊、麻将和过去神秘而恐怖的故事互相慰藉，她们也回想起自己曾经历过的那些难以想象的困境和磨难。同时，她们感怀过去，试图在异国文化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但这永远难以成真；她们同样怀念汉语，可只能对自己的女儿使用母语，而后者却以英语作答。因此，她们逐渐落入了一个幻象中。在这里，她们虽然无法改变自己的过去，但都渴盼孩子们能有美好的未来，母亲们希望给孩子传授知识，驱散她们内心深处的恐惧，同时也想让孩子相信，尽管对自己的未来已有所预见，但命运仍可以被改变，最好的总会到来。

麻将（字面意思是麻雀或一群麻雀）不仅是娱乐游戏，还是对于她们挑战命运、克服父权社会下对女性的不公并寻找合适的契机改变生命轨迹的隐喻，正如她们在游戏中不断变换牌面。四位女性虽然各不相同，但她们都足够强大和聪慧，以承受生活的不幸，并为自己和女儿创造新的生活。尽管在多变的世界中，磨难还远远没有结束。

斯蒂芬·苏里斯（Stephen Souris）分析了小说中“独白语篇的对话性”以及因此产生的叙事困难。在小说中，母亲和女儿似乎只是在与读者对话，而她们之间“不存在真正的交流”。（Souris, 1994, p.107）但麻将在小说文本中创造出了一种统一体。早在小说的第一篇故事中，读者就能发现，麻将是喜福会的重要元素之一，同时，每位母亲所坐的位置也十分明确：吴宿愿坐在牌桌东边，这是万物初生的方位，也是太阳升起的方向，许安梅、江林多和莹映·圣克莱尔则分别坐在南边、西边和北边。

在开篇体现了麻将的统一体作用之后，作者似乎就将其从情节中隐去了。但是，罗纳德·埃默里克（Ronald Emerick）认为，麻将仍以隐喻的形式存在于书中，并且反映了小说的结构、主题和人物形象。（Emerick, 2009, p.64）埃默里克详细研究了麻将的起源，并解释了谭恩美选择它作为中心隐喻的原因。游戏中有四名玩家，每个人都试图通过组合不同的牌面来取胜。完整的游戏至少需要十六局或者四圈（每一圈由四局组成），每局均有一名玩家坐庄。（Emerick, 2009, pp. 65–67）。

与麻将类似，小说由四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又分为四个小故事，每个故事围绕一位主人公展开。由此看来，小说分为十六篇故事的结构是麻将作为中心隐喻的第一个标志。

在整部小说中，麻将“象征着母女之间的纽带，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文化桥梁，同时也是一种代代相传的传统”。（Emerick, 2009, p.60）

同时，麻将也可以看作是母女之间交流策略的隐喻。正如玩家在麻将游戏中运筹帷幄，四位母亲同样会为自己的女儿们出谋划策，告诉她们如何改善生活和实现自我，并且拥有美满

<sup>2</sup> [美]谭恩美：《喜福会》，第1版，李军、章力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p.10页。

的婚姻。江林多告诉女儿韦弗里，她继承了自己的聪慧，并教导她需要学会在国际象棋比赛中运用策略：“我们这个家族聪明又强大，足智多谋，以善战而闻名……我们总是知道如何克敌制胜”<sup>3</sup>（Tan, 1989: 202）韦弗里把母亲想象成象棋比赛中一个狡猾的对手：“我对手的眼睛眯成两道愤怒的黑线，带着满脸胜利的笑容说：‘最厉害的风都是不易被察觉的。’”<sup>4</sup>另外，莹映·圣克莱尔也试图唤醒女儿丽娜心中和她一样虎一般的性格，以便她能够取得成功。（Tan, 1989, p. 103）

风作为一种隐喻在母亲和女儿的生活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莹映·圣克莱尔在风来临之时坠入爱河，而后她又指责北风破坏了她的婚姻并带走了她的丈夫。在描述她的婚姻和丈夫的冷淡时，莹映说：“我记得，北风是能给人带来好运的，还能带我丈夫回家，所以一到晚上，只要丈夫出门在外，即使天气寒冷，我也会将卧房的窗户敞开，盼望北风能将他的心神都带回到我身旁。我那时不知道，北风是最寒冷彻骨的，它能穿透人心，掠走温暖。这风积蓄了一股强力，它将丈夫从我的卧房里吹跑了，径直出了后门。我从最小的姑姑那里得知，他抛弃了我，去和一个戏子好了。”<sup>5</sup>（Tan, 1989, p. 281）

像东南西北四风一样，龙也是麻将牌的一部分，并且是中国神话的重要形象之一。它作为好运的象征，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并反映了本书的核心主题：对“喜”与“福”的渴望，这也是四位母亲最大的希冀。在旧金山，吴宿愿创建了喜福会，以延续中国的传统并继续期待好运。她们对自己的幸福哲学深信不疑，以此支撑着自己在艰难的新环境中努力生存。历经磨难的母亲同样希望女儿在生活中运用“喜”与“福”的哲学。

书中十六个故事以独白的形式呈现，展现了母女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各个故事之间似乎没有任何关联，但事实上，它们之间的联系是逐步显现的。本书的四个部分均以一段序言开头，旨在揭示该部分的主题并反映母女关系中的问题。第一段序言中包含的人物形象刻画出了本书中母女关系的本质，并在某种意义上对整本小说进行了概括。其中暗含着对于蜕变的渴望。此段序言讲述了一只天鹅的故事：一个女人在上海买了一只天鹅。在前往美国的轮船上，她对着天鹅立下誓言，有一天，她将有一个女儿，没人会看低她，因为她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为了让女儿知道母亲来自哪里，她会把这只天鹅送给她。（Tan, 1989, p. 17）然而，当她到达美国时，这只天鹅被没收了，留给她的只剩一根天鹅的羽毛。年复一年，母亲一直想告诉女儿，这根天鹅羽毛并非一文不值，因为它象征着母亲对女儿的一片“美意”。母亲必须耐心等待女儿长大，直到她足以理解羽毛背后的含义，并成长为一只美丽的天鹅。因此，天鹅既象征着母亲在美国的新生活，也象征着她先前在中国所积累的人生经验，她希望将这种经验传授给女儿。

小说的核心人物是喜福会创始人的女儿吴菁妹。在母亲去世后，菁妹代替她继续参加喜福会。小说以菁妹母亲的故事开始，以菁妹自己的故事结束。第一个故事记录了菁妹加入喜福会的第一晚：桌子上摆满了红豆汤等美食，三位阿姨穿着鲜艳的衬衫和裤子，而乔治叔叔宣读了喜福会纪要，是关于股票投资金额以及卖旧车的事宜。

<sup>3</sup> [美]谭恩美：《喜福会》，第1版，李军、章力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pp. 200-201页。

<sup>4</sup> [美]谭恩美：《喜福会》，第1版，李军、章力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p. 99页。

<sup>5</sup> [美]谭恩美：《喜福会》，第1版，李军、章力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p.276页。

吴菁妹试图深入了解喜福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她的母亲。其他三位母亲希望菁妹按照母亲的遗愿去中国寻找两位失散的双胞胎姐姐并与她们讲述母亲的一生，但菁妹却尴尬地表示她并不了解母亲，也不知道该告诉她们些什么。这让在座的三位母亲感到不安，因为在菁妹身上她们看到了自己女儿的影子：对母亲的话置若罔闻，对母亲的希冀毫不在意，并且对自己母亲的一生一无所知。

“她们心里是在害怕。因为从我身上，她们看到了自己的女儿，这些女儿们对自己母亲带到美国来的全部真相和期盼同样一无所知，漠不关心。她们眼见女儿在听到自己讲中文时渐渐变得不耐烦，用蹩脚的英语向女儿解释时又让她们觉得妈妈很笨。妈妈们知道，这些在美国生美国长的女儿们对‘喜’、‘福’二字的解读与自己的观念大不相同……妈妈们可以预见到女儿们又将孕育下一代，而孙辈的这一代人与自己这一代之间是没有任何希望传承可言的。”<sup>6</sup> (Tan, 1989, pp. 40–41)

母女之间的主要矛盾之一与文化背景有关。在展望未来的同时，中国母亲无法割舍故乡的文化。这是习俗、信仰、思想和世界观的一部分。而那些出生在美国女儿关注的是当下。当母亲谈论美国风俗时，女儿欣然倾听；而当母亲展示中国习俗时，女儿则视而不见。除此之外，母亲无法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国外的行为举止也显得格格不入，女儿因此认为母亲并不适应这样的环境，不足以教给她们有用的知识。

《喜福会》中的中国母亲虽然意志坚定、坚韧果断，但却十分挑剔，对女儿寄予厚望，因此时常会为女儿对于丈夫、工作或生活的选择感到失望。韦弗里曾试图让母亲喜欢她的美国男朋友，并向母亲展示他买给自己的外套，但母亲却不以为意，这让韦弗里感到沮丧。

菁妹不断地令母亲失望，但同时她也坚定了自己的意志。在她母亲看来，世界上只有两种女儿，要么是乖顺听话的，要么是固执己见的。在一次争执中，菁妹喊道：“希望自己已经死了！”<sup>7</sup> (Tan, 1989, p. 142)

小说中土生土长于中国的女性习惯于隐忍自己的欲望，消化曾经的痛苦。但是，为了让女儿自信，母亲不再试图对女儿强加自己过去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在生活中以及在麻将桌上尝试过不同的策略后，“母亲们意识到讲故事是拉近母女距离的最佳途径”。(Shen, 2009, p. 9) 分享过去成为为数不多可以影响和拯救孩子的途径之一。

讲述过去填补了两代人之间的心理鸿沟。当女儿逐渐成熟，她们意识到，自己为争取独立而反抗的是连接着母亲的珍贵纽带，是她们的力量源泉。但是，如果没有母女间的矛盾冲突，这个故事则不复存在。在结尾时，小说开头的对立和冲突最终变成了一种归属和联结。

映莹·圣克莱尔的女儿穷其一生想要摆脱母亲。母亲给她讲过去的故事，希望她能回心转意，“唯有这样，才能使她有切身的体悟，尽可能地将她挽回。”<sup>8</sup> (Tan, 1989, pp.242) 菁妹垂死的母亲也意识到，女儿的问题与她拒绝接受自己的华人身份有关。在寻找失散姐妹的旅程中，菁妹终于接受了自己的家族历史和种族血统，她甚至说：“我觉得，母亲是对的。我正在

<sup>6</sup> [美]谭恩美：《喜福会》，第1版，李军、章力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pp. 30-31页。

<sup>7</sup> [美]谭恩美：《喜福会》，第1版，李军、章力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p.151页。

<sup>8</sup> [美]谭恩美：《喜福会》，第1版，李军、章力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269页。

变成中国人……一旦你生为中国人，你的所感所想不可避免是中国式的。这是你血液中与生俱来的，等待时机被释放出来。”<sup>9</sup> (Tan, 1989, pp. 267)

讲述过去不仅是为了道出伤痛以求解脱，还是传授经验的一种方式。母亲可以借此走入女儿的生活，帮助她们趋利避害。在诉说过去的同时，她们也希望自己不再被过去牵绊。韦弗里记得母亲讲的一个女孩的故事，说是有个大大咧咧的小女孩跑到街上，结果被一辆出租车给碾死了。<sup>10</sup> (Tan, 1989: 90) 丽娜·圣克莱尔则讲述了她母亲编的一个故事，一位年轻女子爱上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并生下了一个私生子。(Tan, 1989, pp. 106)

在母亲分享个人经历后，女儿体会到了母亲的痛苦，知悉了母亲所身处的真实境遇，逐渐理解了自己的母亲，母女关系也由此得以和解。她们从母亲那里获得了碎片化的身份认同，母亲的痕迹也留在了下一代人的生活中，例如：安梅的水蓝色宝石，菁妹的玉坠，韦弗里的名字——以她家居住的街道命名。她们的姓名背后还隐含着女主人公的期许，例如，宿愿（夙愿）的意思是“许久以来的心愿”<sup>11</sup>，而菁妹的意思是“具有最佳品质的妹妹”。为了寄托对失散多年的两个女儿的思念，宿愿为自己在美国出生的女儿命名为“菁妹”，以铭记自己失去女儿的痛苦。意识到这一点后，菁妹接受了自己的种族身份，并准备寻找自己的种族和文化之根。回到故乡后，她充满了歉疚：“想到母亲长久以来的愿望，而我，则本该成为姐妹中的精华。我想着母亲生前对我有多么失望，让自己重温往昔的悲伤。”<sup>12</sup> (Tan, 1989: 281)

母亲，女儿和她的女儿分属不同价值体系，但在人生中的某个时刻她们都会意识到，自己的弱点能被克服，自我的价值能被实现。而这需要追溯祖先的过去，并汲取母亲赐予的力量、知识、信仰与爱。因此，祖母和母亲的经历给了许罗丝勇气，以反抗试图欺骗她的美国丈夫；而六岁的丽娜<sup>13</sup>在旧金山依靠母亲的“无形”之力夺得了国际象棋赛的冠军。

小说的主旨在于传授经验、传递希望与幸福。这是通过母女关系展现的，这种关系不仅先于所有其他关系（母子、父女、夫妻等），而且在八段独立却又相互联系的人生故事中占据着情感中心的地位。女儿生来就怀着一种渴望亲近母亲的心情，但在当时，母亲却不允许与孩子亲昵，她们往往没有属于自己的人生，被迫与自己最心爱的孩子分离，但她们永远对孩子怀有信念，并坚持不懈地为她们而战。

在她们为了有尊严地生活以及克服生存不公而奋斗的过程中，这些女主角们的形象开始逐渐变得立体且鲜明，这体现了本书的主旨，即重新思考种族和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思考内在语言和外在使用语言的问题以及思考跨文化人群是否可以有不迎合现有标准的权利。

这本书的魅力不仅在于八位热爱并渴望幸福的女人们的非凡故事，而且与不同的观念（例如，相信母女的命运出奇地相同）、神秘的讯息、对每个形象的现实性想象以及智慧的力量（虽遭遇波折，但这却是书中女性唯一能够获得的宝贵财富）息息相关。

<sup>9</sup> [美]谭恩美：《喜福会》，第1版，李军、章力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 301页。

<sup>10</sup> [美]谭恩美：《喜福会》，第1版，李军、章力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 87页。

<sup>11</sup> [美]谭恩美：《喜福会》，第1版，李军、章力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 317页。

<sup>12</sup> [美]谭恩美：《喜福会》，第1版，李军、章力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 318页。

<sup>13</sup> 译者注：经查证，原作中为韦弗里。

事实上，这本小说是一个寓言，它讲述了母亲如何通过记忆、故事和想象力在女儿的生命中留下痕迹，以及自身的经历、痛苦和希望又是如何被感知。由此看来，这个寓言具有普遍意义。

Translated by prof. Lin Wenshuang, BFCU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

- Benarioua, A. (2018)** Chinese mothers as allies of patriarchy in Amy Tan's the Joy luck club. Vol. XIV, №1, Available on Internet: <http://americanajournal.hu/vol14no1/amira>
- Hamilton, P. (2009)** Bloom's 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The Joy Luck Club—New Edition*, Infobase Publishing NY.
- Liu Yi (2003)** The Voice of a Feminist: The Joy Luck Club. //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 West*, 5:1, pp. 217–225, DOI: 10.1080/25723618.2003.12015649
- Tunc, E. and E. Marino E. (2010)** Positioning the New: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Changing Image of the American Literary Canon, Edited by Tanfer Emin Tunc and Elisabetta Marino,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 Bhabha H. K (1992)** The world and the home. *Social Text*. 10.31-32 , pp. 141–53.
- Bhabha H. K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Routledge, London.
- Bhabha H.K (1997)**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Oxford U P, Oxford.
- Bloom H. (2009) (Ed.)** Asian-American Writers, Infobase, New York.
- Yin J. (2005)** Constructing the other: a critical reading of The Joy Luck Club, *The Howard J. of Communications*. 16, pp. 149-175.
- Jameson, Fr. (1981)**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chell, O. (1989)** Your mother is in your bones, *New Yorker Times*. Available on Internet: <https://www.nytimes.com/books/01/02/18/specials/tan-joy.html>
- Chae, Y. (2007)** Politiciz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Towards a Critical Multiculturalism,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New York.
- Hubbard, K. (1989)** The Joy Luck Club Has Brought Writer Amy Tan a Bit of Bot - *People Weekly*, vol 31, apr. 10. Available on Internet: <https://people.com/archive/the-joy-luck-club-has-brought-writer-amy-tan-a-bit-of-both-vol-31-no-14/>
- Moyers, B. (2003)** Becoming American: The chinese experience program one: gold mountain dreams Public Affairs Television, Inc. Available on Internet: [http://www-tc.pbs.org/becomingamerican/program1\\_transcript.pdf](http://www-tc.pbs.org/becomingamerican/program1_transcript.pdf)
- Hirsch, M. (1989)** The Mother–Daughter Plot: Narrative, Psychoanalysis,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Hirsch, M., and Fox Feller.(1990)** Conflicts in Feminism. New York: Routledge.
- Ronald, E. (2009)** The Role of Mah Jong in Amy Tan's The Joy Luck Club - *The Joy Luck Club—New Edition*, Infobase Publishing NY.
- Tan, A. (1989)** The Joy Luck Club. New York: Putnam.
- Tan, A. (1999)** One Hundred Secret Senses: A Reading by Amy Tan. Available on Interne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CguN5qrUpY>
- Souris, St. (2009)** Only Two Kinds of Daughters: Inter-Monologue Dialogicity in The Joy Luck Club." MELUS 19 (Summer 1994): , pp. 99–123
- Shen, Gl. (2009)** Born of a Stranger: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s and Storytelling. - *The Joy Luck Club*.New Edition, Infobase Publishing NY.